

2017年,朋友找我做一个新媒体写作营的线下培训,授课时间为6小时。按照正常语速每分钟240字来算,6个小时需要86400字的文稿,除去互动时间,我基本得准备近6万字的文稿。

我了解了写作营的具体情况后,第一时间不是去写文稿,而是想如何才能把这件事做得更有价值。

随后我找到一个网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人会付费请人帮自己解决问题。

我把即将开设的课程设置成一个话题,价格设置为每小时499元。结果,一下子爆单了。我在两天内约见了8个人,收集了他们的共性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同时也理清了写作思路。

我知道有很多特别“有心机”的行家,在见面之前会请对方填写一个文档,详细阐述自己的问题。这样既提升了用户满意度,也会收获一份

详细的用户案例,方便今后写书、做课程时使用。



滴水藏海

你知道的吧,世界上最不幸的事情就是:吃了千辛万苦,做成一件傻事情。

——王小波《黑铁时代》

我们是自己的魔鬼,我们将自己逐出我们的天堂。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不是权力,不是财富,甚至也不是知识,而是思想。

——科尔奈《思想的力量》

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

——赫拉克利特

用双脚同时测试河水的深度是危险的。

——巴菲特

(选自《青年文摘》)

刚会打乒乓球的人,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想一板子把人家打死。

我也一直有这种心理。

记得我们单位的一次乒乓球比赛,和我打的一个对手水平很高,但是我不害怕,总是球一上案就将其抽死。

但没有几板子,人家就摸清了我的套路,稳稳地应对,不再给我抽的球,我没有了招,两局就很惨地下了台。

后来才知道,那个对手是我们单位的冠军。

搁置多年后,我又重新喜欢了乒乓球,天天到单位附近

我把时间卖五次

这是我卖出去的第一次。

通过一对一的分享,我的课程慢慢积累了不错的口碑,很快便有大客户邀请我做相关的培训。根据现场分享的反馈,我会进一步对内容进行升级和优化。

这是我卖出去的第二次。

现场听我分享的有200多人,课后,我们互加了微信。我由此积累了很多私域流量,这些私域流量为以后的品牌提升和巩固成交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我卖出去的第三次。

之后,我将精细打磨过的内容,经过系统化梳理扩充成线上付费课程,最终,有30多万人次收听。这为我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和良好的口碑,也奠定了我的行业地位。

这是我卖出去的第四次。

形成个人品牌后,我直接找

到出版社,把经过精细打磨的文稿按照书稿的逻辑结构进行了改写,整理成书。

这是我卖出去的第五次。

之后,我不断对内容进行完善,做训练营、做企业内部培训,时间被多次卖出,我也因此赢得了口碑和更多的机会。

更让我惊喜的是,这套方法论是通用的。我把它延伸到短视频、微博等多个网络平台上,都一样有效果。

我在任意环节卖出去的任意一次产品都会进入我的循环,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完整且不断循环的闭环。

后来,我发现这个方法暗合一个概念:飞轮效应。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管理专家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提出的,并由杰夫·贝佐斯和亚马逊发扬光大。

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不断推动一个沉重的巨轮,使其一圈圈地旋转,最终形成突破,自己转动起来。

(摘自《读者》吕白/文)

哲理漫画



宁可枯萎也要离开污水

花若离开水会枯萎,但高洁的花宁可枯萎也要离开污水。

一个人身上那些最具价值的独特优势往往不能用来换饭吃的。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即使独处沙漠都不会泯灭的那些品质里。

拥有不满足也是一种富有,“不满——满足”表示还有更高

的要求,更大的渴望,更为大气的未完成目标,因此才有了更强的活力与推动力。

拥有一个聪慧的大脑更胜于掌握一门娴熟的技术。

真正的大美是不给人以压力的,就像那些雄峻的高山峡谷,任何人看了都会赞美它、欣赏它,不会让人觉得有丝毫压力。而那些属于人的

“关系好的同事离职了,感觉像失恋了一样。能一起吐槽的人走了,自己顿时像个聋哑人。”地铁上,我面前的那个矮个子女生,在自己的微信群里发出这段话。她打字用力很猛,我站在旁边都能感受到她的力度,瞥了一眼她的手机,聊天群名有意思:“清宫剧活不过两集”。

她继续打字,大概意思是:她们那个组平时活儿特别多,全组六个人恨不得有八个群,三天两头干仗。她除了工作上与她们有交集外,平时并没有太多交流。她与别的部门一个女孩关系比较好,这个月,那个女孩离职了,她很焦虑。

这个女孩的内心戏我一点不陌生,同事间的关系,说起来很微妙。大家都说不在职场交朋友,但同事之间还是会有依赖的情绪。同事间最好的关系,是相互成全。

没有一个人可以活成一座孤岛,孑然而立。很多时候,你帮人渡过难关,也就是在成全自己。与人为善,就是与己方便。(摘自《新民晚报》赵藏/文)

同事之间

“伞护物种”保护投入力量,可以同时庇护其他同域分布的物种。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栖息着全国总量8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还生活着8000多种野生动植物。大熊猫在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伞护物种”,因为保护了它,就像撑起一把伞,把其他的物种也庇护了。

保护大熊猫就像撑起了一把“伞”

在自然保护进程中,大熊猫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几乎每一片熊猫栖息地,都与中国最重要的物种分布中心相重合,中国很多特有鸟类、特有哺乳类、特有两栖类动物,都生活在大熊猫栖息地中。这意味着,向大熊猫等

非洲和南美洲发现的恐龙脚印竟能匹配

一项新研究表明,1.2亿年前,南美洲与非洲或许是连在一起的。古生物学家在巴西和喀麦隆,发现了260个白垩纪早期的恐龙脚印化石。这些恐龙脚印能对得上,但是两处地点如今相距超过6000公里。

据悉,这批恐龙脚印大多数是由三趾兽脚亚目恐龙留下的,少数可能也是由蜥脚类恐龙或者鸟臀目恐龙留下的。这些脚印留存在古老河流和湖泊的淤泥里。

南美洲的恐龙足迹是在巴西东北部的博尔博雷马地区发现的,非洲的恐龙足迹是在喀麦隆北部的库姆盆地发现的。两地的海岸线相互吻合。当时,这两处地点都属于冈瓦纳超大陆的一部分。

科学家认为,南美洲和非洲大约在1.4亿年前开始慢慢分离开来。这次分裂致使地壳中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由于两个大陆下面的构造板块分离,来自地幔的岩浆上升到地表。岩浆形成了新的海洋地壳,大陆也彼此渐行渐远。最终,南大西洋填满了这些新形成的大陆之间的空隙。

(摘自《都市快报》)

大熊猫撑起的“伞”都“罩着”谁

在各种针对大熊猫的新闻报道或者论文著述中,我们常常听到“伞护物种”这个词语。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伞护,其实就像保护伞一样。

保护大熊猫,不仅保护了这个物种,而且保护了大熊猫栖息地内许多其他的物种。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大熊猫是如何在栖息地中撑起物种“保护伞”的。

这些古老生物和大熊猫长久共生

野外生存的大熊猫有许多相伴而生的“伙伴”,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动物和植物。动物里包括金丝猴、扭角羚、小熊猫、黑熊、红腹锦鸡、灰冠鹤等,植物里则包含了竹子、杜鹃、珙桐等。这些珍贵的动植物,都和大熊猫

生活在同一环境中,从自然历史渊源上看,它们都是一百万年到几百万年前的古老生物。

灰冠鹤主要生活在2000米到3000米中高海拔段的竹林里面。它和大熊猫一样,高度依赖竹子。灰冠鹤嘴的形状其实和鹦鹉相似,是一种很粗很短的形状,有利于它们把竹子表层剥开在里面寻找食物。1891年在甘肃南部发现了这种鸟,当时采集到几只标本。但是在此之后100多年,再也没有任何人采集过这种鸟的标本,也没有人拍到它,或者是录到它的声音。直到200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才首次拍到了灰冠鹤的照片。

(摘自《华西都市报》)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座头鲸不仅会制造“气泡网”来捕猎,还能以各种方式操纵这种独特的工具,最大限度增加其觅食量。

狩猎成功是鲸生存的关键。阿拉斯加东南部的座头鲸群习惯在夏威夷过冬,它们全年“能量预算”取决于在阿拉斯加东南部夏秋季捕获足够食物的能力。揭开它们狩猎技巧的细微差别,有助于了解迁徙的座头鲸如何消耗足够的卡路里来穿越太平洋。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美国夏威夷大学和阿拉斯加鲸基金会的研究人员在座头鲸身上安装了非侵入式的吸盘标签,并利用无人机搜集阿拉斯加东南部使用“气泡网”捕猎的座头鲸下运动数据。

结果发现,阿拉斯加东南部的座头鲸会制作复杂的“气泡网”来捕捉磷虾。这些鲸熟练地吹出气泡,形成带有内部环的网,并主动控制环的数量、网的大小和深度,以及气泡之间的间距等细节。这种方法让它们在一次捕食中的猎物捕获量比没有使用“工具”时多7倍左右,且无需消耗额外能量。

这一行为使座头鲸能被归入“既制造又使用狩猎工具”的稀有动物群体。相关论文近日已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杂志上。

(据新华网)

巨石阵祭坛石取材苏格兰



一项发表在《自然》上的最新研究发现,英国史前遗迹“巨石阵”中心的祭坛石来自苏格兰。

据悉,这批恐龙脚印大多数是由三趾兽脚亚目恐龙留下的,少数可能也是由蜥脚类恐龙或者鸟臀目恐龙留下的。这些脚印留存在古老河流和湖泊的淤泥里。

考古学家曾通过研究证实巨石阵的部分“蓝石”来自威尔士彭布罗克郡,围在外圈的巨石取自英格兰当地这块石头长5米,重6吨,平躺在巨石阵中心,半埋在两块倒下的砂岩石

块下,游客几乎看不到它。科研团队通过研究石头的化学成分和其中矿物的年代确认巨石的“年龄指纹”,将巨石来源范围缩小至苏格兰东北部。

这一发现表明,这座始建于约5000年前的巨石阵是用来自英国各地的石头建造的。新石器时代的英国社会比早期证据表明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先进。

不过,有关巨石阵的研究并未结束,因巨石阵与苏格兰最北端之间的距离约为700公里,科学家们表示“下一个要解决的谜团是巨石是如何运过来的”。

(摘自《环球时报》)

水温上升致地中海火虫数量激增

解释道。

火虫的存在在地中海并不新鲜,但它们数量通常较少,并且仅在夏季的西西里岛被发现。

随着气候变化,水域变暖并成为这些蠕虫的理想栖息地,这些蠕虫的数量逐年增加,并且全年都存在。”从小就开始钓鱼的巴罗内说。

被吃掉一半的鱼无法出售,渔民减少了渔船浸入水中的时间,这意味着渔获量会减少。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避免棕色、绿色或红色蠕虫的攻击。

他表示,鱼被网捕获的同时,虫子也扑向它们。“它们吃鱼头、整个鱼身,然后吞噬内脏。”巴罗内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的旅游小镇马尔扎梅海岸收起一条被毁掉的鲷鱼时

针对这一现象研究的动物学家弗朗西斯科·蒂拉隆戈表示,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已经发现了这种蠕虫。

这位专家告诉记者,火虫“是一种机会主义物种,既是捕食者,又是清道夫”,而且“在很浅的水域中数量惊人”。

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入侵物种专家费德里科·贝蒂警告说:“全球变暖正在给地中海带来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在未来几年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过去40年来,地中海的平均气温上升了约1.2摄氏度。海水变暖导致海洋物种的季节性变化减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不多样化,无法容纳丰富的生态系统。

(摘自《参考消息》)